

韩亚峰是将诗歌作为生命需要的歌者,用自己血管里的血维系诗歌的生命,不矫饰,不纵容,不挥霍,他只是用诗歌在表述真实想法和向往。他总能从自己的切身感悟出发,饱蘸着深情厚谊,写出一点独特的意蕴。他把生活中深的、浅的、直的、弯的脚印走进平平仄仄的诗里,每一首诗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无论是朦胧、潮湿、远近、呐喊或者沉默,还有大自然的光怪陆离,都是他生命的时光和俯仰。他就住在自己的诗里,用自己的方式热爱或者忧伤,扎根或者流浪。

2022年6月,韩亚峰告诉我要出一本诗集《一纸山泉》,想请我作序,还发给我诗集的一些内容。他的诗句打动了我,我欣然同意了。《尚书·舜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从他诗歌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他内心最真挚的情感、最澎湃的激情、最热烈的笔触,没有矫揉造作,也不无病呻吟。其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大江奔流式的“红色旋律”:“那漫山遍野的杜鹃/世世代代/以一种红色的精神/以树的姿态/伸向蓝天/从不退缩”(《井冈山》),这里的红是一种可以生长的“红”、延续的“红”;“桌下的那盆火/在寒冷的一月里/燃烧跳跃,释放温暖/像一颗北斗星闪耀在历史的空间”(《遵义》),这里的红是在中国共产党遭遇困厄时的一种坚定的信念,是前进的方向;“牺牲时,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手腕上缠绕着的党旗已被鲜血浸染/一身肝胆被热土收留/一缕英魂,飘向长空,烈焰翻腾/含着血泪的枪口/吐出了复仇的火焰”(《铁道英雄》),诗歌里流淌的红是一种百折不挠、至死不渝的“红”,是革命者生生不息的红色信念……

闻一多先生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一点在韩亚峰的诗歌里随处可见。诗歌虽然有“意象”“意境”“表述”“结构”“修饰”等写作手法,但它的立意才是诗歌恒久远的生命,严格地说,一切诗歌写作,成败得失的关键在于是否感知到生活的广博、深厚、新颖和精神,并对光明和希望进行讴歌。读韩亚峰的诗,就像黑夜里看到一根燃烧的蜡烛,在明亮中给人希望。韩亚峰的诗歌注重立意,作为在企业工作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的心里始终跳动着“一朵红色的火焰”,这种红色的灵感发自内心深处,那些红色的印记更能激起他的共鸣。所以在写到家乡时,他也觉得是红色精神滋养了他骨子里的钙,“在这里,我抚摸着外姥爷和大舅/使用过的枪支/黑洞洞的枪口随着岁月加深着闪光的誓言/回响着气壮山河的喊杀声和/敌人倒下的呻吟声/我打开眼窝里的深泉,融入滔滔运河之水/那永不枯竭的运河之水,继续/以滚滚向前的姿势和节奏布满美好的土地和春天”(《周营:运河支队诞生的地方》)。在这些诗歌里,他的“切口”很小,但气势恢宏,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他诗歌的张力和家国情怀。

从韩亚峰的诗歌中不仅可以读到纯正的“红色”,还可以读到纯净的“绿色”。四十岁以后的他,喜欢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于大自然的探索和求索,他始终怀着无穷的兴趣,他有相当一部分诗歌主要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等作为描写对象,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情于物、以物比德,展示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诗人艾青认为:“灵感是诗人对外界事物的一种无比协调、无比欢快的遇合,是诗人对事物的禁闭之门的开启。”比如韩亚峰在诗歌《佛掌沙丘》里所表现的大自然的“绿”,其实是内心祈盼的一种“绿”,它代表着一种大爱,“从一粒沙开始,让/每一个骨节、每一根神经,甚或/每一滴枯干的水和每一缕吹过的风/都充满慈悲。”爱是一面镜子,我们所有爱的言行,都会被世界感知,“雅鲁藏布江,这浩瀚的镜面,捕捉着/灵魂的光环。”绿色是一种中性色,可冷可暖,因此韩亚峰笔下的绿色最为祥和、惬意,“波光、江影、彩云、碧空,在/打开的诗卷里款款而出。/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堂有亭,一切都/那么温情脉脉。岁月的阡陌纵横,消失于/烟波浩淼,随点点白帆入诗入梦。”韩亚峰的诗歌常常用“绿色”的笔墨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温馨画面。绿色是万物的根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颜色,是对未来憧憬的颜色,是万物复苏的颜色。所以,韩亚峰的诗歌对绿色充满了敬仰:“它是我心中的粮仓/力量/方向/我围着它奔跑/写诗/静悟/并向它敬献荷花/竹林/和我仰视的目光”(《老牛是座山》)。

随着生活阅历的叠加,韩亚峰的诗歌更多呈现出对人生经历的一些反思和体悟,我把它称之为诗歌中的“蓝色”。它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梦幻、冷静、理智与广阔。而他在诗歌里所表现出的这种“蓝色调”,是在把握和咀嚼一些色调、一些光影,一些飘忽无名的情绪甚至是一些心理印象之后赋予诗歌海洋、天空、湖水、宇宙一样的蓝色。诗歌《重量》中的反思,“这不期而遇的一口口枯井/得坠落多少石头才能回到人间/从此,一口井勤进了/我的臂膀、行为和语言/使我的知行/都有了汲水的重量”。从反思中走向自我解剖,在遍尝百味的磨砺中向内渴望突破生命中自缚的“茧”“此时,它们是一只只青筋暴起的手掌/通体清澈,充满力量/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阳光/如手术刀的利刃/每一刀都在触及我的偏执和障碍/快如春风”。最后,他从被鞭打的感情中,懂得了不断向内心求索的真正意义,在奋进中学会了放下,在绝境中获得重生,“明天还有一些理还乱的红尘赶来/但我还要扫出一片净土和空白/在上面静静地散步,幸福地怀想/走着走着/山间的清风就来敲门了”(《扫地》);“一朵莲在万水中走成/自己的独白/前方风雨再多/也无法吹破/莲至真至纯的向往”(《红荷湿地·诗意红荷》)。诗人郭小川说:“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韩亚峰用诗歌中充满想象力的广阔“蓝色”为每一个痛苦重新命名,用理性外壳照耀下的感性,以一行行诗文的形式表达给世界,充满求知和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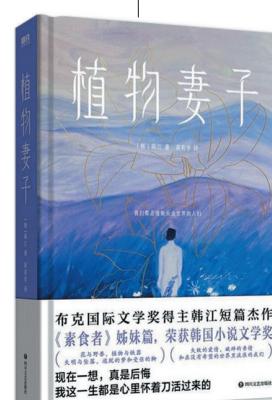
这是一部跨越了近三十年的诗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在诗歌的道路上,依然不停地行走,用纯净、美好和善良作为他诗歌的底色,吟唱出抑扬顿挫的歌声。

作者简介:铁流,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诗歌生命里的颜色和情怀 ——序韩亚峰《一纸山泉》

◆ 铁流



《植物妻子》:为失语的女性发声

◆ 乔欢

2024年最受热议的电影是《出走的决心》,最受关注的小说则当属《植物妻子》。这两部文艺作品都表达了一个同样的主题: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的隐形城堡中,有无法言说的精神压力,她们极度渴望得到丈夫的关怀和温暖。而不同的是,影片中的妻子选择了离家出走,用行动自我救赎;小说中的妻子却沉默着变成了植物,用自我消亡来逃离丈夫和家庭,令人触目惊心。

《植物妻子》是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江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在某一天》《童佛》《傍晚时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植物妻子》等八篇小说,讲述了八段仿佛近在身旁却又匪夷所思的亲密关系。

韩江1970年11月27日出生于一个文学世家,其父韩胜源是韩国知名小说家,哥哥韩东林、弟弟韩江仁都是作家。在她自己的小家庭里,文学氛围也相当浓厚,儿子和女儿是作家,前夫是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作为一位“勇于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的韩国新时代女性作家,韩江擅长捕捉女性微妙的情感变化,忠实呈现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无声呐喊,展露出非比寻常的勇气和才华。

在小说集《植物妻子》中,同名小说《植物妻子》格外引人瞩目。该小说是韩江最具争议的代表作《素食者》的前篇,讲述了一个不被看见的妻子和一个总是忙碌的丈夫。起初,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如软桃果肉般柔软”,可有一天,妻子身上莫名出现瘀青,丈夫交代妻子去看医生;后来,瘀青面积扩大到全身,丈夫依然只是对妻子说:“去医院看看吧。”却从未想过要陪她去一趟医院。从春天到秋天,妻子日益孤独憔悴,丈夫持续漠不关心。最后,妻子终于不再言语,沉默着变成了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的植物……妻子选择用这种方式逃离了丈夫,逃离了家庭。小说的想象之奇特,笔法之怪诞,堪称韩国版的《变形记》。

《童佛》是韩江的成名作,她凭借这篇小说获得第25届韩国小说文学奖,并从此崭露头角,成为韩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在小说《童佛》中,丈夫是富有贵族气质、备受粉丝追捧的新闻主播,在其他女性眼里,他是几近完美的男神;而他的妻子则非常普通,不管相貌还是家世都配不上他。然而,只有他的妻子才知道,他脖颈以下被衬衫覆盖的身体赤红丑陋,疤痕扭曲,需要忍住悸才能不掉头逃跑。终于在一个寒夜,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打破了他们婚姻的平静……韩江对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她善用通俗的故事叙事,引发人们对生命、对人性的多重思考,启人深思。

不管是《植物妻子》还是《童佛》,小说的主体都是夫与妻,并没有孩子的出现,这样的婚姻关系,终归是两个成年人相对简单的抉择。而当有了孩子后,婚姻中的关系开始错综复杂,不再是与错的简单评判,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会直接影响、伤害到幼小的孩童,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地方。

《傍晚时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正是一篇从孩子视角透视父母关系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穿格子裙的小女孩,父母争吵、爸爸酗酒、妈妈离家出走,都留存在她的记忆里,她也学会了妈妈的口头禅:“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在妈妈离家出走后,爸爸带着她四处打听妈妈的下落。很多次,爸爸一早出门,天黑了还不回来,她只能又饿又冷地一个人待在旅馆里,踩着叠高的枕头,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向屋外张望,盼着爸爸早点回来。她很想去看不远处的那片海滩,却被一群恶狗挡住了去路……是的,没有妈妈的孩子,再小的需求也注定得不到满足。

韩江语言风格独具,有时像优美的散文诗,温柔节制;有时又似犀利的手术刀,深入肌理。她形容妻子迷人的嗓音:“那声音就像精心刷过漆并打过油的茶点桌,平时妥善保管着,在贵客到来时才拿出来,很雅致地摆着最好的茶和茶具。”她描写丈夫的不理解:“妻子到底是怎么了?我无法理解什么样的苦痛能引发心理障碍。这女人怎能这样令我孤单?她有什么权利令我孤单呢?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时,茫然的厌恶感像多年的灰尘一样层层堆积。”“妻子紧咬着嘴唇继续点着头。是听了我的话才点头的吗?我感觉我无人倾听的话语像一文不值的饼干碎片一样散落到客厅地板上。”灰尘堆积、饼干碎片等比喻生动形象,令“丈夫”的心理活动像透明的琥珀,清晰可见。

作为女性作家,韩江从女性特有的视角,在琐碎的婚姻日常中寻找蛛丝马迹,将“妻子”的隐忍承受和心底呐喊聚焦放大,准确呈现了婚姻关系中女性的困境。是什么让妻子变得沉默寡言、不再言语?是什么令丈夫变得漠不关心、仿若路人?韩江用冷静克制的文字将女性心理转变的过程描摹得纤毫毕现,用笔墨为失语的女性发声,振聋发聩。

罗素说:“人类最勇敢的行为,也许并不是走上战场,而是走进婚姻。”而成年人的勇敢,就在于知道不完美而勇于接受、乐于承担。在人生的长河里,唯有正视爱、学会爱,让亲密关系成为我们的暖心依靠,才可能拥抱幸福,这或许就是《植物妻子》带给我们的思考。

作者简介:乔欢,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书评人。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
(2000字+短视频评论)



扫码
关注
文化
青岛